

沈文耀選編

巴  
金  
文  
選

上海時代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出版

巴金創作小說選

全書一冊 實售貳角伍分

編選者 沈文耀

出版者 時代出版社

發行者 時代出版社

印刷者 三民印刷所

版權印必究  
所有必究

總發行所 上海時代出版社

# 巴金創作小說選目録

一	蘇堤	.....	一
二	老年	.....	一五
三	狗	.....	二四
四	丁香花下	.....	三六
五	我的眼淚	.....	四六
六	初戀	.....	六七
七	未寄的信	.....	八六
八	洛伯爾先生	.....	一一〇
九	墓園	.....	一二四
十	父與女	.....	一三一
十一	無邊黑暗中一個靈魂底呻吟	.....	一四九
十二	一個平淡的早晨	.....	一六〇
十三	生日之慶祝	.....	一六八

十四	愛與憎	一八四
十五	危機	一九二
十六	最後的愛	二〇二
十七	植物園	二一五
十八	安南之夜	二二〇
十九	錫蘭島上的哥倫波	二二二
二十	繁星	二二八
二一	海上的日出	二三〇
二二	海上生明月	二三一

# 巴金創作小說選

## 一 蘇堤

我們游了三潭印月回到船上，月亮已經從淡墨色的雲裏逃出來了。水面上靜靜籠罩了一層薄紗。三個鼎樣的東西默默立在水中，在淡淡的月光下羞怯地遮了她們底臉，只給一個輪廓與人看，三個黑影距離得並不很近，在遠處看，常常使人誤把樹影當作牠們中的一個。

船向着右邊駛了，說是向博覽會紀念塔開去。坐在我底對面的張忽然指着 myself 的方向問道：『前面是什麼地方呢？』

『那是蘇堤，』黃接口就說，我回頭去看，我知道他們說的是那一帶被黑漆漆的樹木遮掩住了的長堤。那里沒有燈光，只有一片黑影，表示了岸與水底交界。

『只要是能夠上去走走也好呢！』張渴慕似地嘆息說。他素來就憧憬着「蘇堤春曉」的勝景，這一年的春天他曾和兩三個友人來西湖游玩過，據說他本來

打算在那春天的早晨到蘇堤上去散步的，可是到了那早晨恰恰天落着大雨，他沒法去欣賞那憧憬了多年的勝景，只得掃興地跟着朋友回上海去了。在湖濱的旅館裏住了三天，連蘇堤是怎樣的一回事他也不知道。回上海以後他便抱怨着朋友，於是張與蘇堤的事在友人中間就成了種種的笑談。一提到蘇堤，張底渴慕馬上就被喚起來了，這是誰都知道的事。

「好，這時正有月亮，上去走走也好，」黃似乎很了解張，馬上就這樣附和說，「我們就叫船往蘇堤靠去。」

雖然離蘇堤並不遠，我自己是不想上蘇堤去的，因為我怕時間太晚了。然而張既然那麼說，黃又那麼附和，我也不願意使他們掃興，我就一口答應了。我們叫舟子把船往蘇堤靠去。

「那里燈也沒有，又沒有碼頭，不好上岸，」舟子用乾燥的低聲來回答我，這聲音表示出來他並不願意把船往那邊靠去。「那里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什麼好玩的，你們先生還是明天去玩罷。」他還絮絮地說話。他完全不知道張底渴慕。

「不要緊，那里一定可以上去，」黃堅執說，他似乎曾經這樣上去過。「你

只顧搖過去了好。

「我說不好上去，你們先生不肯相信。那里有很高的草，我不會騙你們先生的，」舟子不高興地分辯說。

「好，我們就不要上去了，」我說。我想舟子底話也許有理，不然他為什麼不願意去呢？他給我們划船是依鐘點論報酬的，划一點鐘有三角錢，多划一點鐘，當然可以多得三角錢。

「不行，我們一定要上去。你看現在月亮這樣好。機會萬不可以失掉。明天說不定就會下雨，」張熱心地繼續說。他仰頭去望月亮，帶了夢幻的樣子。我想他大概已經被他底理想中的勝景迷住了。

「你快把船靠過去罷，我們自己會上岸的，」黃堅決地對舟子說。

「你把船搖到那里再說。要是真的不可以上岸，我們在船上看看就是了，」我用這樣的話語來調解他們兩人底爭辯。

船到了蘇堤邊。舟子停了槳，先說：「你們先生看可以上去嗎？」

他這問話底意思當然是：不可以上去。我很懂得。不過我馬上也不能夠決定這問題。我看見船靠在樹下，這一帶盡是樹木，並不很密，樹間也有可走的

路，但我底眼睛分辨不出究竟那些路是被水淹了，是污泥，沼澤，或是乾燥可走的土地。我彷彿覺得那是泥沼。我正想說：『那是泥沼，恐怕沒法到堤上去罷！』

『等我試試看，』黃馬上站起來，手挽着樹枝，使船靠得更近一點，揀了乾燥的地方走上去了。他站在樹叢中，回頭叫我們。張在那里拾他底手帕，我便跨過去，預備比張先上岸。我知道黃走過的地方是可以走的。

『先生，我不划了。請你把錢給我，讓我回去罷，』舟子苦惱地說。

『爲什麼不肯划呢？』我驚異地問。『我們還是照鐘點算錢，上岸去玩一會兒，你不是可以多得點錢嗎？』

『我不划了，你們把錢給我。我從來沒有給人家這樣划過的，』他氣憤地說，向我伸了手。

『黃，下來，我們不要上去了。我們還是坐船到博覽會塔去罷，』我聽了舟子底話覺得很掃興，便對黃這樣大聲叫道。

『上面好得很，你們快點上來，先游了這裏：等一會再到博覽會塔去！』黃在堤上快活地大聲叫。他又轉身往前面走。



『我不等了，你們另外雇船罷，』舟子短短地說。我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樣愛生氣。

『我們在上面並不要玩許久，馬上就要回去的。你沿着堤蕩槳，把船搖到那邊等我們，』我看見一方面黃不肯下來，而張又在這時候上了岸去；一方面舟子又是如此頑固不化，便極力來開導他。

『你們上岸去，又不認識路，說不定把路走錯了，會叫我等三五個鐘頭，』他捺住了憤怒說。

我明白他底意思了。在短時間，在一兩分鐘以內，我是受傷了；我底小資產階級的驕傲受傷了。原來一切都是託辭。總而言之，他疑心我們會騙他。上岸去，當然可以步行或坐車回旅館的。這裏不比在三潭印月孤另另立在湖中，沒有船便不能出去。他也許有理由，也許有經驗，可是他却把我們冤枉了。我可以發誓，我們想也沒有想到這上面去。

我被人疑爲騙子！我底小資產階級的驕傲受傷了。我感到大的侮辱。我極力忍耐住，不要叫自己發怒，我只是氣憤地對站在堤上的黃叫道：『黃，不要去，他不肯等我們。他疑心我們會不給他船錢，就從岸上逃走的。』

舟子咕嚕地分辯着，並不等我把話說完。然而我知道他是在強辯。

黃似乎沒有聽清楚我底語。他大聲叫：『不要多說了，快上來叫船搖到西冷寺等我們！』

『他疑心我們會騙他底船錢，我們還上去幹什麼？』我這樣叫。

『你快點上來，不要管他，』張這樣催我，他也許被前面的勝景迷住了，並不注意舟子底話，也不注意我底話，他開始轉身走了。

我看見這樣子便打算把腳踏上岸去。那舟子忽然抓住了我底手臂。我吃驚地看了他一眼。雖然是在樹蔭下，月光被我們頭上的樹葉遮住了，朦朧中看不清楚他底臉，但我却彷彿覺得有一對忍受的，苦惱的大眼在我底眼前晃。

『先生，請你看清楚這隻船的號頭，』他不等我發問就先開口了。他把船底號數指給你看，我俯下身子看清楚了是五十三號，我相信我可以記着這號數。我不明白他爲什麼要知道這號數，難道真是怕我回來時不認識他底船嗎？這意思我還不大明瞭，但我決定上岸去了。

『先生，你看清楚船的號數了，那麼請你放點東西在船上。……』

我不再聽下去了。我明白一切了。他還是不相信我們。我俯下頭看我底身

子，我沒有一件可以留在船上的東西，而且即使有，我也決定不再留下什麼東西了。他不相信我，我一定要使他明白自己底錯誤。如果我留下東西，豈不是我始終沒有機會對他證明出來我是一個可信的人嗎？

我於是說了『不要緊』三個字，就大步走上去了，我要趕上他們，張與黃。

『我划到岳墳等你們嗎？』舟子在後面大聲叫，聲音裏似乎還充滿着焦慮，但我不去管他。

『不，在西冷寺前面等，』黃先我這樣地大聲回答了舟子。

他底話舟子似乎不懂，而且我也有點不明白。西冷寺這名稱，我是第一次聽見的。

『我在樓外樓等罷，』舟子這樣叫。

『不，給你說是在西冷寺』黃堅持說，並不知道自己底錯誤。

我笑着對黃說：『只有西冷印社或西冷橋，從沒有聽見說西冷寺的，』一面又大聲對舟子說：『好，就在樓外樓等罷。』我想多走幾步路也好，免得和舟子打麻煩。

我們已經走出了樹叢，現在是在被月光梳洗着的馬路上了。

這裏我在一年前曾經來游過，那是第一次。當時正在修路，到處飛揚着塵土，又是在白日，頭上是那一輪炎熱的驕陽。我額上流着汗滴，鞋裏貯着沙石，走完了蘇堤，只感到疲倦，並不曾得着良好的印象。

如今沒有一點人聲，沒有一盞燈光，馬路在月光中伸長出去，兩旁的樹木也連接無盡，看不見路和樹底盡頭。眼所觸，都是清冷，新鮮。密叢叢的桑樹遮住了兩邊的月景，偶而從樹中間漏出了一線的明亮的藍天——這是水裏的天。

『真好極了！竟然是這麼清涼的境界！』張仰頭深深呼吸了一口氣，然後讚嘆說。

『你還叫我們不要上來，你幾乎受了舟子底騙，』黃得意地對我說，『你看這裏多麼好，比三潭印月好得多！』

我只是笑。我覺得我底笑有點不自然。我極力在除去我底腦中的另一種思想。

我們走過一道橋。我們站在橋上，湖水豁然地展現在我們底眼前了。這一道堤明顯地給河水劃分了界限。在左邊的水面是荷葉，是浮萍，是斷梗，密層

層的一片，可惜荷花是剛剛開過了。在右邊是明亮的緞子似的水，沒有一點波浪，沒有一點污泥，水底還有一個藍天，和幾片白雲。雖然月亮底影兒不會留在水底，但月光却在水面上流動。遠遠的，在湖水底邊際有模糊的山影，也有明亮的或暗淡的燈光，還有湖中幾處叢叢的柳樹，三潭印月底燈光。遊船不過幾隻，比較看得清楚的是我們底那一隻。那舟子慢慢兒蕩着槳，把船淌在湖心，直向着那有燈光，有樹影，有房屋的白堤淌去。

『你看他划得這樣慢，』黃不滿意地說，一面大聲對着那隻船叫：『划快一點！』船上果然起了含糊的應聲。船還是向前面流。我彷彿看見那個舟子吃力地划着船，帶着苦惱的面容，不時偷眼往蘇堤這面看。其實我看見什麼，我只看見船底黑影與人底黑影在明亮的水面上動着罷了。

我突然被一種好奇心纏住了。我想要是果真就在白堤上坐了車回旅館去呢！在月光之下，斜臥在人力車上，聽着那鐺鐺的鈴聲，讓健壯的車夫把我們拖過白堤底光滑平坦的柏油馬路，回到湖濱的旅館裏，把那個懷着戰抖的心的舟子留在樓外樓下面空等着，等了一點鐘，兩點鐘，等到無可等待的時候，只得划着空船回去，以後他在什麼地方去找我們呢？我們明天就要離開杭州了。

我們是很安全的。而他呢，他就會受一次懲罰了。他會悔恨不該亂懷疑人。他會因了這快要到手裏却又失掉的錢而苦惱。或者他竟會因此失去一頓早餐，這倒不至於，不過我希望能夠如此。於是我底耳邊起了他底自怨自艾的話語，他底嘆氣，他底哭泣，他底咒罵。我覺得我感到一種滿足，復仇的滿足和好奇的滿足。

我們這時候又走過一道橋了。可是周圍的一切已經不復是先前那樣地明亮了，它們在我底眼前開始在暗淡了。月下的馬路，濃密的叢樹，明亮的湖水，模糊的山影，都不再像先前那樣地美麗了。我底腦裏現了一個悔恨的，樸實的臉龐和一對忍受的，苦惱的眼睛，這佔據了我底頭腦，把別的一切都給我驅逐了，我底耳邊又接連地起了自怨自艾的話語，嘆氣，哭泣和咒罵。我差不多完全沉醉在這想象中了，我底臉上浮出了滿足的微笑。我底心開展了。我慢慢兒走着脚步。

過了一些時候，我底心又開始空虛了。剛纔的滿足已經不知道消失在什麼地方去了。牠來得那麼快，飛去也是這般速。依舊是月光下的馬路，依舊是慢慢兒走着脚步的我。可是這顆心裏總是缺少點什麼東西，總覺得歉歉然。這時

候再想到逃走的計劃，覺得一點兒沒有意思，復仇和好奇已經不復能夠激動我了。我只感到一種細微的悲哀，一種無名的悲哀。

張和黃不住地讚美着周圍的景色和月光底美麗，談着種種的話，這已經引不起我底興趣了。

我們看見了路燈，遇見了人，兩三個人，走過了最後的一道橋。我們走完了蘇堤。

黃後悔地發覺自己說錯了地方，原來在這裏泊了幾隻小船，我們本可以在這裏下船的。於是我們下了堤，轉了彎，走到岳墳旁邊的碼頭。這時候我才明白舟子底話是對的，他本來說在這裏等我們。我們還不能說是十分認識路。

『起先應該叫他把船停在這里就好了！』黃後悔說。

『他本來說把船停在岳墳等我們，你却叫他靠在白堤上去，這是你底錯。』我這樣抱怨他。

『我起先不知道這裏就是岳墳，』黃笑着說。他一面把眼睛向白堤那面看。

『我們叫他把船搖過來好了，他剛剛搖到了那邊。』黃這樣說了，並不徵求

我們底同意，就用手在嘴邊做個揚聲筒大聲叫：『喂，把船搖過來！喂，把船搖過來！』

我把頭向樓外樓那邊看，我看見了燈燭輝煌的樓外樓酒館，我看見了樓前的馬路，我看見了岸邊泊在柳樹下面的幾隻小船。

從那邊從小船上送來了應聲，接着又是黃底『喂，把船搖過來』的叫喊。我們等待着。

『不要叫他搖過來，還是我們走過去罷。在月夜多多散步也不壞，』張忽然舉頭望着秋瑾墓前的柳樹說。

我無意間向秋瑾墓那邊看去，稀疏的一排高柳向岸邊垂着，叢生的小草點綴了墓前的一條石板道。沒有一點燈光，月色從樹梢洒下來，把柳枝底纖細的影子映在石板道上。沒有風把柳樹吹動，沒有腳步擾亂草間的蟲鳴。我便附和着張說：『好，還是散步好些，也沒有多少路，並不遠。』

『然而船已經搖過來了，』黃反對說，『你們早又不說！』這時候船已經走在半路上了，好像比先前快了許多。

『那麼就叫船搖回去，我們還是在那裏上船罷，』張提議說。



「船既然搖過來了，就坐上去罷。何苦叫那舟子搖來搖去！他不是已經疑心我們有意騙他嗎？何苦老是叫他担心！」我說了自己不願聽的話。我不願去看張底臉，因為我知道會在他底臉上看到什麼東西。我又一次轉頭去望秋瑾墓。我想只要走十多步路的光景，我們就可以在那垂柳拂着的石板道上散步了。然而我却不得不拋棄了這思想。

船搖過來了。黃第一個就抱怨舟子說：「你划得這樣慢！」

不予似乎並不會留心聽黃底話，他只顧說：「你們先生叫我在樓外樓等着的。」出乎我底意料之外，他底聲音裏充病了極大的喜悅。用什麼話來形容這喜悅才適當呢？就說是絕處逢生罷。

我不自主地去看他底臉，恰巧他無意間把頭往上面一仰，月光在他底臉上掠過。我看見那是一個樸實的喜悅的臉。我覺得自己也被一種意外的喜悅感動了。我長久不想說話。

船在水面上淌着，比先前要快了許多。這一次我和張，黃兩人換了座位。我和舟子離得很近。我掉過頭注意地默默觀察他底動作。我覺得現在的他和我前的他完全變了兩個人。先前的一個是苦惱的，現在的一個是快樂的。而且現